



孫興傑：重構亞太 桂港可大有作為

首屆桂港合作論壇之桂港－東盟合作戰略決策閉門會環節由吉林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研究員孫興傑擔任主持。他在發言中指出，香港從一個缺少資源的小漁港成為全球性國際金融中心，創造了經濟史上的奇跡；而中國在三十多年時間裏擺脫貧困，進入世界級經濟大國行列之中，也是一個奇跡。陸港之間卻一直處於錯位與互補之中，直到近些年來兩地之間的經濟在結構上出現了共振，而桂港合作的熱絡與深化便是這種共振的表現之一。對於大陸與香港之間的經濟關係需要進行更長遠的歷史審視，只有當兩地的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經濟周期更具有相關性之後，香港才會在更大經濟網絡中發揮關鍵節點的作用。



孫興傑主持首屆桂港合作論壇之桂港－東盟合作戰略決策閉門會環節。

正反合：陸港經濟周期性錯位

「二戰以來，陸港之間的關係可以說經歷了正反合的歷程。」孫興傑指出，香港之於中國是近代歷史的開端，但是香港所有具有的歷史象徵意義是後來現實所塑造的，它在經濟上發揮關鍵性的角色還是從二戰結束之後開始的，此後香港與大陸的經濟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香港經濟的騰飛與轉型與大陸的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失衡到均衡的過程，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始於二戰之前，香港的經濟與金融服務遠遜於上海，而隨著上海金融股票、證券的關閉，大陸經濟向計劃經濟轉軌，大陸的金融業發展被中斷了，直到四十多年之後才得以重建。對香港來說，這既是一個挑戰，也是一個機遇，挑戰在於大陸政治經濟的變動使香港作為一個貿易轉口的基地的角色受到極大削弱。機遇則在於，香港少了一個對手，上海直到21世紀才重新走上國際金融中心之路。在上海的大量的資金、企業家和工業設備南遷到香港，兩個城市的命運隨之而改變。資金、設備以及廉價勞動力為香港的工業化提供了起飛的條件，在五十年代，香港經歷了快速工業化的階段，從一個貿易的中轉站變成了一個工業基地，塑料、紡織等產業發展起來。

第二個階段大陸開始改革開放，陸港經濟的紐帶得以重建，香港的資金、企業與大陸的土地、勞動力得以對接，並助推大陸經濟的快速起飛。20世紀七八十年代正當香港工業日漸受到高租金、高工資等問題困擾時，中國政府開始吸納海內外投資者的政策為香港的經濟發展帶來了一線生機。「春江水暖鴨先知」，毗鄰大陸的香港也是捷足先登，成為最先進入大陸的外資。

陸港之間的交流也是雙向的：大陸的開放政策給香港的剩餘資本提供了一個獲利的出口，而香港為大陸經濟發展解決了資金短缺的難題。香港進入大陸的投資也是不均衡的，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另外，香港為大陸企業的國際化提供了平台，尤其是到了90年代國企開始在香港上市，成為香港股市的新生力量。國企在上市過程中與國際標準接軌，也獲得了大量的海外資金，對香港來說，紅籌股、國企股的出現改變了香港股市的結構，大陸工業股的噴湧改變了香港股市面貌，更重要的是陸港之間的經濟紐帶得以重建和強化，兩地的經濟互補、協同發展。

第三個階段始於大陸經濟進入新一輪的改革期，從貿易國家向金融國家、從出口大國向進出口平衡國家，中國的需求與市場已經成為重要的經濟權力。人民幣開始了國際化的進程，香港作為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人幣離岸市場。隨著陸港兩地經濟發展水平的均衡化，需要尋找新的契合點。

孫興傑指出，隨著大陸經濟的崛起，陸港關係進入新一輪調整階段，更加一體化的市場網絡是未來的發展方向，也就是大陸、香港以及東南亞會形成新的世界經濟增長的極。香港需要在這一輪變革中尋找到合適的位置，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與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一樣，香港面臨著新一輪的改革與調整，建立更加均衡的市場結構，比如地產霸權的問題。

「三十多年來，陸港經濟發展達到了比較均衡的水平，到了深度合作的階段，也就是從經濟結構上需要相互嵌合。應該說，現在到了陸港相互欣賞、相互切磋的時候了。」孫興傑總結道。

廣西：海陸地緣中心

從中國西南部經中南半島而到東南亞的島嶼，形成便捷有力的物流通道。從地區一體化的視角來看，桂港合作處於中國構建海陸一體的政治經濟網絡的中心地帶。廣西地處中國西南邊境，但是卻處於海陸相接的中心，既可以連接中國經濟的腹心地帶，也擁有西南出海口。香港的經濟發展歷史印證了連接內外、溝通東西的地緣優勢可以轉化為巨大的經濟優勢。桂港合作可以借鑒香港的歷史經驗，同時又可以突破香港的規模限制，形成一個放大版的香港。香港的資金、服務、管理、教育等方面的優勢可以彌補廣西的短板，

而廣西可以借此挖掘經濟潛力，追趕粵港，在整個珠三角形成聯動。孫興傑指出，從中國的戰略遠景而言，東南亞是中國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的出發點。從歷史上來看東南亞地區處於中國、印度、中東和海上之間要道，在近代貿易史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從中國的全球化戰略圖景而言，桂港合作處於戰略前哨，國家推動珠江－西江經濟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二者重合於廣西，地緣政治的結構優勢將廣西推向一個發展的新通道。」孫興傑說。

葉興平：東盟棋局 中國可三點著力

在首屆桂港合作論壇的桂港－東盟合作戰略決策閉門會環節，深圳大學國際經濟法律與政策研究所所長葉興平指出，自2013年以來，中國政府對在華外企展開的反商業賄賂、反欺詐、反價格操縱和反壟斷行動，是保障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民族產業發展和維護公平公正的商業競爭環境的鐵腕舉措。不過由此在國際上引起的強烈反響卻值得關注。葉興平說，儘管東盟國家的對華投資似乎沒有受到影響，但增強東盟各國與中國之間的互相信任，增進雙邊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多個層面的關係，仍是未來必須認真面對的重要的課題。他指出，可從增加吸引力、擴大影響力和增加凝聚力著手，鞏固和提升相互關係。

再表示，並且已經用實際行動證明政府相關部門的執法行動並不是選擇性的，然而國際社會出現不少聲音質疑中國的外資政策是否正在轉向。加上近年來中國在南海主權問題上表現出來的愈益強硬的立場，東盟有更多的國家開始對中國的和平崛起和對外開放的國策感到疑惑。葉興平指出，如何增強東盟各國與中國之間的互相信任，增進雙邊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多個層面的關係，是未來必須認真面對的重要的課題。

三「著力點」提升合作 中國大有文章可做

葉興平建議，中國可從三個「著力點」入手逐步化解與東盟各國之間不信任，鞏固和提升相互關係。首先要增加吸引力。2013年，中國與東盟間的貿易總額超過4000億美元，中國是東盟最大貿易夥伴。同時，東盟也是中國第四大外資來源地。中國與東盟之間經貿關係在最近幾年一直保持較高水平發展。中國向東盟更進一步開放商品貿易市場還有很大的潛力。這一個方面可以減少東盟對中國貿易的逆差格局，同時也可以為中國更多商品出口到東盟創造條件。與消費市場比較，中國向東盟開放投資市場的潛力更大。截止目前，東盟對華投資存量不過1000億美元。憑藉東盟多個國家資本的雄厚和某些領域技術的領先，東盟對華投資在數量上還有很大空間。中國的廣大的消費和投資市場是對東盟的一種巨大的吸引力。

其次是擴大影響力。在國際事務中，大國都在競相擴大對他國的影響力。美國是這樣，中國也如此。而一國發揮影響力，大多通過對外援助、文化的傳播和對外投資等方式進行。在這些方式中，對外投資的效果更快、更直接、更全面。中國是對外投資後起之國。儘管中國的對外投資增長速度很快，但是總的存量卻依然很小。以2013年計，歐盟和日本對東盟的外國直接投資額分別為270億美元和230億美元，而中國只有86億美元。這是不小的差距。中國只有在短時間裏超過歐盟和日本對東盟的外國直接投資規模，才可能在真



正的意義上對東盟國家發揮積極影響力。這在客觀上有助於中國與東盟之間在相互投資方面保持相對的平衡，也使雙邊的投資規模能夠跟上進出口貿易的發展水平。

最後為增加凝聚力。在東盟內部，在如何發展與中國的關係問題上並沒有達成完全的一致。菲律賓和越南在南海島嶼主權歸屬問題上與中國存在尖銳的對立。這或多或少會影響整個東盟與中國關係的順利發展。至於如何增強中國與東盟相互之間的凝聚力，可借鑒美國前總統克林頓上一世紀90年代在談及彌合美國國內種族分歧時所說的一段話。他說：人們之間之所以仇恨，是因為他們之間互不了解；人們之間之所以互不了解，是因為他們之間沒有溝通；人們之間之所以沒有溝通，是因為他們彼此缺乏溝通的橋樑。「這個『橋樑』用在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是指經濟的聯繫、文化的聯繫、教育的聯繫、種族的聯繫，以及水陸空交通設施的聯繫。這些方面，中國大有文章可做。」葉興平說。

打造海陸多邊平台

「從陸港關係的歷程來看，大陸再次處於主導地位，而香港需要適應這一政治經濟的大變革，其實需要適應這一事實的不僅僅是香港，還有周邊國家和地區。」孫興傑認為，中國的經濟崛起已經產生了地緣政治效應，中國正在構建以機遇自身為中心的多邊合作的機制和框架，而香港需要積極參與這一多邊機制的構建。

孫興傑指出，中國與東盟已經建立起自貿區，從形式上看已經形成了一個多邊的合作框架，但是在相當長時間裏，中國大陸、香港、東南亞諸國更多的是雙邊的合作，再往前追溯，這一地區處於不同的政治經濟體系，冷戰將東亞分裂為不同的經濟、政治與軍事集團。

東盟最先建立起多邊合作平台，但是東盟的市場以及經濟水準還不足以成為東亞地區進一步合作的發動機，中國希望打造與東盟的「鑽石十年」，與「黃金十年」相比，未來十年中國的重心將得到凸顯。

構建海陸一體的地緣政治與經濟網絡。中國與東盟雖然緊密相連，但是從地緣政治結構來說，他們並不是一個完整的地緣政治單元，而是亞歐大陸與太平洋的交接地區，兼具海洋性與大陸性。近代以來，陸權與海權之間一直存在著競爭，現在中國需要和東南亞建立海陸兼容的政治經濟體系。中國政府正在推進的一路一帶的戰略也是試圖建立以中國為核心的海陸兼容的多邊平台。



中國－東盟博覽會展館。